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 第四十一回 浸水芙蓉窺玉體 臨風楊柳度纖腰

小鈺問：「妹妹，有什麼話？」佩荃道：「今兒我家打發人來，說我離家多時，父母惦記得，明兒要接我回去。」小鈺說：「你來了差不多三個月了，尊大人記念自然該去的。但是端節近了，屈妹妹過了節去罷。我差人替你去說就是。只不知去了，幾時再來？」佩荃說：「大約總要過了夏，等到秋涼才來呢。」小鈺即就差了旗牌官去說：「我家太太留小姐過節，初六就會備轎送回來的。」賈家也應允了。到端陽這日，各人通到上房去賀節，小鈺和姐妹們也各各道賀了一番，就在上房喝酒。過午，賈府向例，端陽日午時，各人要用雄黃菖蒲加些香料煎湯洗澡，因此各人忙忙吃喝完了，回進園來。

小鈺私向玉卿說：「我到眾姐妹處瞧瞧白身子，回來和你同盆洗澡。」玉卿笑著點頭。小鈺暗想：「舜華是惹不得的，碧簫、藹如、彤霞、妙香、瑞香通是瞧見過的。淡如、小翠更是瞧慣的了。況如今有香菱、施婆攔阻，進不去的。」一徑往小山書屋來，要瞧繡玖，誰知前後門窗關得漆黑，又不便打進去，只得轉到青壁山房。恰好碰見祥風丫頭，便問：「姑娘在那裡？」祥風道：「在後軒洗澡。」小鈺見前房門是關緊的，便往後院，跨出窗前，走到紗窗外，往內一張，見淑貞雪白的背脊，坐在澡盆裡，小鈺輕輕嗽了一聲，淑貞回過臉來，明明見小鈺站在窗外，便大聲的喝問：「什麼混賬人，敢到這個地方來？」

小鈺聽是個生氣的聲音，就往外飛跑了出來。又到留香居，去後窗外瞧友紅，友紅正對著後窗伸開一雙小腳在那裡擦腿，小鈺笑著道：「好細嫩肌膚，又且紅白相間，可愛，可愛！」友紅抬起頭來，瞧見了小鈺，慌忙帶著水往外房走了出去。小鈺欣欣得意，才到凌波坵來，先去瞧佩荃，佩荃已經洗完了，正在那裡穿衣服。

小鈺叫他開了房門，拉了他的手，回到玉卿隔壁房裡。把四面門窗關了，版壁上原有個月洞，是用玻璃鑲嵌了，瞧得見隔房的。便叫他坐下，自己走到玉卿房裡來，玉卿道：「為什麼去了多久？再遲遲要交未牌了！」忙叫丫頭舀了水，兩個脫去衣褲，同坐在一盆裡。洗了一回，高起興來，就在澡盆中水戰，戰夠多時，玉卿說：「水也涼了，好住了罷。」小鈺才和他同起來，擦乾身子，穿上衣服。笑嘻嘻走過隔壁房裡來，問佩荃道：「妹妹瞧得有趣麼？」佩荃站起身來，小鈺把他的裙子一摸，是濕透的了。揭開裙子，那紗褲襠裡，竟像潑了粥湯一般。佩荃漲紅了臉道：「別這麼混鬧！」小鈺忙把他裙子解下，又硬硬把褲子也褪了下來，用帕子揩淨了，就向玉卿借了一副裙褲，替他換上。見他的腰肢很瘦，用指頭一跨，不上三跨。

贊道：「這真是楊柳纖腰，不讓白家小蠻呢！」便布著耳朵，輕輕說道：「我今兒晚上到你房裡過夜，你再遲幾天回家罷。」佩荃低著頭不做聲。兩個正在黏纏，只見盈盈走來道：「二爺，方才蔚藍姐來說，舜姑娘請二爺即刻過去，有要緊話說。」小鈺聽了，便忙到蕭湘館來，舜華一見，便沉著臉問道：「二爺，你瞧宦家閨女可和娼妓一個樣的，還是略有些分別？」小鈺說：

「妹妹，你的話我全然不懂。怎麼講這個話？」舜華冷笑道：

「不懂，請瞧那張紙上的話罷！」小鈺接來一看，紙上面寫著：

外孫女淑貞謹白：外祖母暨二位舅母大人尊前。兒賦命不辰，慘遭家難。益以寒門衰薄，並無期功強近之親。隻影蒼蒼，飄蓬靡適。荷蒙大人垂恩收育，眷愛有加，方擬永奉慈輝，撤填侍膝。不意狂童肆侮，窗隙潛窺。此而可忍，政恐履霜堅冰其馴，至有更甚者。蟻命如斯，更何足戀？輕縵七尺，行將隨亡親於九原也。伏冀終始矜憐，藉乾，歸奉付祖塋。犬馬之酬，矢諸再世。淑貞挹淚百拜。

小鈺看了，魂也嚇落，雙腳亂跳道：「不知還好救得活麼？我去瞧瞧。」一面說一面往外就走。舜華道：「別忙，若待你這會子去救，恐怕十個也死定了的了。幸喜傳燈師前日入定，知道淑妹妹今兒午未兩時有難，特來邀我同去瞧他。誰知已經栓上門，正在那裡上吊。忙叫幾個健老媽打開了窗，跳進去救了下來，已是滿口涎痰，眼珠都是定的了。起先不知為著什麼緣故，瞧見桌上這個稟貼，才知道是你闖的禍！可憐，可憐！他也是個名門閨秀，忠臣後裔。因一時無奈，孤身倚傍外家。你做表兄的，不肯照看他也罷，竟忍得這樣凌賤他！」舜華口裡說，止不住眼裡淌下淚來。小鈺也淌淚道：「我不過醉後在窗外瞧他洗澡，並沒怎樣糟蹋了他。誰知他這樣烈性的人！」舜華聽說，惱極了。把手在桌上一拍，叫聲：「放屁！這還不是糟蹋，你待要怎麼樣才算糟蹋？料你瞧得園中姐妹，通只當是一群婊子！但我和你不是疏遠親戚，雖沒了父親，還有母親，有家可歸。今兒即刻搬了回去，終身終世不願見你這樣的大體面，妄作胡為的，混賬千歲爺了！人都害死去了，還只當沒事的一般。你道人人都是淡如嗎？」小鈺著了急，雙膝跪下道：

「是我該死！虧了妹妹救全了淑妹妹性命，從今以後，若再去干犯他，便是畜類。還求妹妹須得過去陪伴著他，好言勸解，別晚上又有什麼意外的事。」舜華因一時忿激，說得過分，見他這個相兒，卻又過意不去。連忙也跪著請他起來，讓他坐下，才說我也防他又尋短見，已托傳燈師住在青壁山房作伴，並講些姻緣因果，開導他。隨後我自然再去，說你酒後糊塗，如今深自懊悔，斷不敢再萌妄念了。但是二爺你也自己想想，叨了祖宗遺蔭，才蒙神仙佑助，成就功勞，榮寵異常。古人說的，『居上不驕』，又說：『居安思危』，別太把福祿剝喪盡了。

瓊蕤雖然是小家之女，也是一條性命。如今在那裡？我每見了小翠，就觸動個哀憐的念頭，不知二爺心上也過得去麼？更有奇事，如今紛紛揚揚，另有那些不明不白的話，我也不忍直說，各人心上明白罷了。就是那些宮女丫頭，固然由你擺佈，也要存個上下體統，怎麼鬧得個貓鼠同眠，全沒半分規矩？現今虧了老爺、太太並大爺鎮住，全家還不到得離模。恐怕二爺獨自齊起家來，不見怎的呢？家既不能齊，這治國平天下越發難說。似這樣的當朝將相，可不自白負了聖恩麼？」這一番議論，說得小鈺目瞪口呆，就像泥塑的一般，回答不出話來。舜華又說：

「我說的通是糊塗話，聽不聽由著二爺，我要去瞧淑妹妹去了，二爺請罷！」小鈺只得應了一聲，回到怡紅院來，想道：「舜妹妹的話真是藥石，至於責備到治國平天下，更是名論，自然要遵奉訓誨。書紳自警，倒還容易，只是得罪了淑妹妹，怎樣才好解釋？」想了一回，就叫丫頭磨起墨來，忙忙寫成一個奏折，大略講鎮東伯周瓊全家殉難，並無房族弟姪，止有孫女淑貞一人，現在孤身倚倚臣祖母跟前，實堪憐憫。臣係至親，不敢不上塵聖聽的話，寫完收好，一夜睡不安穩。

等到黎明起來，就叫附盈盈：「叫備大轎，差幾名家丁送佩荃回去。我有事上朝，不及送他了。」又差宮女在留香居門外，打聽友紅有什麼動靜？探得平安無事，才放了心。就進朝去把折呈奏，皇上覽了，便道：「這是朕的錯處，怎麼被難文武通有恩典，單單遺漏了他？」即日下旨，加封鎮東伯周瓊為忠烈侯，追贈三代。伊孫女淑貞襲封承忠侯，頒給金印，賜銀二千萬，食邑八縣。又賜宮女、太監各二十名。許自署，文職從九品以下，武職七品以下，均得支給戶部銀俸。又另發帑銀五十萬，著工部蓋造忠烈侯祠堂，又三十萬蓋造承忠侯府第。

交欽天監選定吉日，專遣禮部尚書齎詔往賈王府裡開讀。蘭哥兒在內閣見了諭旨，立即差人回家報信。隨後小鈺也回來了，忙叫替他備辦朝衣鳳冠，以便接旨。又差香玉報知繡玖，說：

「你家國王原想春天來京的，因海上盜賊甚多，不敢遠離，待到下半年再瞧光景。先遣官入貢，並帶有書信。」送給了繡玖，繡玖看了信，也沒什麼話，只寫了封回書，交使臣帶去。不提。

先是初五晚上，傳燈告淑貞說：「小鈺將來有五位夫人，你也在數內的。」又說：「三日之內，你便要封侯，還有許多恩典。你家先大人加封侯爵，建造祠廟，春秋祭祀，正有好處哩。」淑貞總認是寬解他的假話，及至得了實信，心裡卻暗暗服他果有前知的，十分憤恨，已消去了七八分。又想舜華這般關切疼愛，也不可聽他的話，氣就平了一半。

且說佩荃，那日聽了小鈺的慇懃訂約，專候好音，一夜不曾合眼。還疑是偶然有事阻隔，次日自會過來踐約的。誰知第二天早

上，丫頭來請上轎，沒奈何只得到上房並各處謝別一番，悶悶昏昏坐上轎回家去了，不必細說。

過了幾日，禮部頒詔到來，淑貞接了詔，即時入朝謝恩。

皇后召見，十分優待。回轉王府，就到上房拜見老爺、太太並二位奶奶。眾姐妹各來道喜。第二日，就借東邊正廳祭享祖先、父母，哭得十分淒慘。一面差人催工部上緊蓋造祠堂、府第，他想趕緊搬了開去，免得和小鈺擠在一堆。無奈工程浩大，那得十分迅速？也只好耐心守著。

這邊小鈺因為聽了舜華一篇正論，果然變個調兒，並不去和姐妹們黏纏說笑，玉卿房裡也不去了。丫頭、宮女都知道舜姑娘的教訓很嚴，況且此公將來是正主兒，別違拗了他，也各自斂跡。小鈺天天取那名臣言行錄，董、賈策論，宣公奏疏，細細揣摩，空閒了就到芬陀西庵和傳燈講論禪機，竟有個洗心滌慮的光景。舜華聞知，也很喜歡。

時光易過，又交六月將盡。賈蘭回家來報新聞道：「今兒接到廣東巡撫八百里加緊奏章，說羅定州地方龍龕、天黃兩山，極幽邃險阻。有個匪棍，姓龍名飛，原係瑤種，就在山中烏龍廟裡招集羽黨。立起個教來。入教的就在右胳膊上刺一條龍，塗些黑煤，名為烏龍黨。他名稱烏龍太子，漸漸哄動愚民，連著東安、西寧二縣，都有入教的，約略有三四萬人。舞刀弄棒，擾害良民，劫掠姦淫，無所不至。馬提台和施制台，因為前番獲罪，蒙恩革職留任，三年無過，方准開復。他兩個想要建些功績邀恩，即賜復職，就帶了五千人馬前去剿捕。誰知打了敗仗，施制台陣前被害，馬提台身受重傷，逃回衙署。匪黨就乘勝橫行，攻破了本州兩縣，又進攻肇慶府。聲稱還要來奪取省城，十分兇惡。皇上下旨把馬提台革職，就升總兵李赫做了提督。帶了三個總兵官，協同龐撫台、賈臬台並二員知府，帶兵二萬前去救援肇慶，務要收復羅定一州二縣，淨滅匪黨。已經八百里飛馬傳旨去了，不知將來勝敗怎樣？」小鈺皺著眉道：